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八〇・子部・雜家類

野語九卷 〔清〕程岱彝撰

聽雨樓隨筆八卷 〔清〕王培荀撰

鄉園憶舊錄六卷 〔清〕王培荀撰

一

一四七

五〇三

野

語

〔清〕程岱菴撰

據天津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二年刻二
十五年廬隱廬增修本影印原書版
框高一三四毫米寬二〇〇毫米

壬辰初刻乙巳新增

真語

塵隱廬藏板

野語
叙

叙

人各有消遣法事當
同也而亦未嘗不同或一
已消遣或供人消遣或
自消遣而又供人消遣其

序

途利然消遣之法有
異而共為消遣則一或
居新正余游堯城維
時柏酒桃符銀花火樹
喧喧唱雉鬥茗拍浮羅

結香肉半歌響沸笑
靜滿室燭影滿室此世
人消遣法也我則安能
盡所好之無所長時積
一毫孤坐必諷或弄柔

序

二

輪隨意撫拾徐步間庭
細嗅梅花仰看明月入
室則一燈青瑩照我坐
寐人欣佳節我則如常
此一已消遣法也先生又

不然以彼舊聞抒所新
見凡生一室著書自娛
日錄必以信就商確可
驗之俗可脩鄉評可作
勸懲可資譚助未及自

序

三

衰然成編出自消遣而復
供人消遣者也余惟齋諧
話恠人所樂觀近今特相
仿效坊間屠為奇貨此
書一出行見不脛而走人

各有消遣惟先生消
遣之法為最優因述其
意為之敘時
嘉慶十三年歲在戊辰上
元後一日荆溪周之晃題

序

四

野語一

伏虎道場行者編

語逸目次并引

僕西吳之鄙人也早歲遠遊四方吾鄉名勝半
未涉歷吾鄉畸士少所交接而吾鄉掌故諸書
又不獲薈萃而遍讀之中心怦怦易其有極憶
初涉征途時見江光山色蒼蒼茫茫言語不通
風物殊致不于道周輒覺天地改色稠人中聞
有操土音者必與之通款曲如平生歡或談鄉

野語一目次

里人物奇聞譚語欣然神往傾聽忘倦每遇客
窗岑寂良友未來輒隨筆草數則展閱一過彷彿
湖山清遠中聽野老談新聞述往事也其無
關吾鄉而足廣見聞示勸誡者亦附焉語逸

李公

孫公

鄭公附成公

公館

白公

陸儀徵

閔先生

錢察院

沈相公

糊塗

李必震

明宮人

寅齋師詩

劉貞女詩

迂尼

邱道

欽丈

昭忠祠

還女

徐富

野語一目次

二

野語一

語逸

李公

太守魚復李公肯庵諱堂莅湖十餘年政通人和廢
脩墜舉尤以作養人材爲己任近時賢守無愈公者
憶其廳事一聯云升堂三下鼓打動那風夜敬心在
不賄不聞處著想判事一點殊瀝出這肝腸熱血從
匹夫匹婦上生春可想其爲政風流也去湖時留戴
笠小像於歸雲菴題詩曰無瓢挂壁尙何求歲月蹉
跎十一秋身外有身還自認客中爲客倩誰酌歸兮
几席雲將散老矣桑榆事莫收竹杖苧袍娛素志人
人面識李湖州卷後名流題味甚夥近奚虛白王二
樵諸君與時彥復歸雲脩襖雅集謁孫太初墓并祀
公像而樵夫田婦凡見公像者莫不瞻敬感嘆焉公
政績載郡乘畧舉小節以見大凡

孫公

烏程令孫公擴圖名士也初宰平湖有大府經其地
公供張甚謹預至館舍周視牆垣及室中圖書陳設

而楹帖尤所慎重必自製而親書之大府至甚喜飯畢入寢獨坐忽赫然震怒公倉皇馳候疑以爲伺應未脩饋遺未至也須臾召公入數之曰吾何嘗食汝肉而以虎目我公力辯其無大府指門聯曰此非汝手書也耶公始悟引咎叩謝而出蓋所書門聯爲君子龍光大人虎變云

毛栗甫曰昔有太守薦書記於大僚者大僚壽誕寮屬致祝書記作謝啟有馬齒虛增語大僚震怒以爲將人比畜召太守面數而辭之太守徐謝曰良馬比

野語一

德君子奈何以比大人誠何所逃罪云云噫沒字碑龐然而大何足與辨太守此言可謂婉而多風惜孫公引咎之辭未傳

鄭公

鄭公裕國宰歸安有富室娶婦丐挾病者往方索食而病者死羣丐認爲親屬以毆死告公稔知丐惡佯曰此詐死耳檄役拘之役有難色公笞之別遣役往役懼復笞遂往昇丐屍於城外終不敢遽以屍入復命曰奉檄拘丐已來至城外則真死矣公又以爲詐

令舁至署前時觀者如堵公臨視曰體尙溫有氣息爲死何疑呼役笞四十役不得已奉命笞畢詰有息乎役惶遽曰有復命笞四十役啓氣絕公告衆曰丐惡如此不當斃杖下耶衆服公善處自是婚葬家無丐擾患其他善政甚夥邑人爲之樹綽楔榜曰惠民公尋遷泗州轉部郎道光初年特恩擢江寧布政使逾年調直隸以老歸休

附戚公

咸賢字秀夫全椒人嘉靖五年進士授歸安縣縣

野語一

有蕭總管廟報賽無虛日會久旱公禱不驗沉木偶於河居數日舟過一地木偶躍入舟舟中人皆驚公徐笑曰是特未焚耳趣焚之潛令健隸入岸傍社誠之曰水中人出械以來已果獲數人蓋好民募善泅者爲之也公後至顯官事具明史

公館

武林有公館一區相傳爲某公撫浙時所作基址宏敞規制壯麗中有暖室兩楹地鋪方甃其下承以錫槽天寒則自外灌注熱水暖氣上達舉座皆溫窗牖

都以玻璃嵌之有若橫幅者廣六尺長四尺餘內外兩重中可貯水畜以金魚藻影參差上下游泳恍若畫屏之在壁間也內室甚多惟正室尤深廣隔爲前後左右四間初視之間各一床雕刻精巧大小與常製無異其實四床連屬形如已字各有門相通卧時每床皆有笑姬主人興如他屬或移身相就或招之使來惟意所適又有紫檀四合圓几一張形若瑤璧中設圓机机能旋轉主人據机坐笑姬環侍亦惟意之所屬宛轉向之又於便旋處以綢緞作美女形身

野語

四

材與常人等客有如廁者或驚走僕輩恒以此給客爲笑樂其他奇巧器物甚夥今皆星散館人亦不能詳言惟窗屏床几因不適衆用尙久存耳當中丞在任時待屬吏不問賢愚輒以供張儲峙之豐蓄爲殿最時有某官與公同姓者性尤狡黠善伺中丞意遂擢守杭郡中丞常於暑月求竹床欲極備而未經人卧者守即市新竹易線鋪舊竹損製成滑膩精好咄嗟立辦又嘗欲祀謝天竺觀音大士須上金冠繡袍長短應如佛像定製計工月餘方成中丞性又躁急

承辦之邑令錯愕束手守因密遣急足即從寺僧處將現成者用價購得三日而物脩其機警應變多類此故中丞尤倚重之此宅乃預營菟裘計其布置陳設各新意亦多出某守未幾中丞賦敗褫職伏辜守亦從坐家籍沒宅入官人以其不祥招售罔應故至今作公館云

野語

五

語曰嗟乎貪侈之禍人甚矣哉當此宅全盛時雕甍畫檻繡幕綺疏蜀錦承塵麝茵鋪地繞砌則瑤華芬馥插架則金碧裔皇積筍盈箱莫名其寶蠟薪粘釜率以爲常香焚龍涎古色煥商彝漢鼎燈搖蘭燭夜光絢百千九華妖姬列屋而爭妍狎客分曹而獻媚歌喉百轉枝鳥佳啼舞袖千迴庭芳減色燕服脩雲裘霧縠常鐺兼水豢山膚曲宴飛觴破中人士家之產纏頭擲絲拋機婦卒歲之勤下僚固獻納維殷大府益徵求無厭人嘆聖湖浩淼巨壑難填彼誇鳳嶺嵯峨長城永固朝酣暮樂鬼瞰矣虞極欲窮奢典評罔恤虎有威而狐假象因齒以身焚附熱趨殖貢諛不絕巧通豪謂歛怨何多貧黎痛皮骨僅存沃土亦

脂膏頓竭怨讎盈於比戶呼籲嗷乎彼蒼 天聰維
聰 王赫斯怒輶車朝莅白簡宵馳遂令半世所儲
埋塵椿庫一邱之貉駢首藁街昔時金穴銅山烟消
灰滅此日頽垣廢苑雨冷風淒徒使智士過而寒心
仁人覩而蒿目此古鼎以貪饕示戒歎器以盈滿垂
銘殆爲是夫

白公

副戎白公成龍山東人世奉回教以武進士第一人
游陞湖州協鎮頌而長習易筋經術具神勇操練軍

野語一

士威惠兼施所部成勁旅郡城地隘民稠曩時不戒
於火官兵赴救率虛應故事公莅任遇警即飛騎馳
往超躍登屋指撝撲禦兵弁亦相隨而升遞水澆燄
甚迅提故不爲大灾民間多停棺於家公於救火時
見之即兩手舉前和拽出之或有人奔逃無及公必
冒火救之數年中所活甚多兵民皆感頌然性剛少
所降屈與某官不相中遭匪人搆蜚語陷公於罪對
簿時適某官會鞠公不堪捫衽遂誣服死之日兵民
之受恩者咸爲位哭之後某官以賊敗受戮咸以爲

顯報焉

陸儀徵

陸麟度先生 師郡東沈長山人精制藝康熙間中明
通榜授儀徵令有民婦歸寧策牝驢獨行偶憩樹下
適屠策牡驢至亦止焉邂逅問初未交語忽牡驢絕
韁躍起與牝驢交屠心動見婦孱弱求歡婦不從屠
以刀脅之遂強合焉事訖各策驢倉皇去而不意兩
驢之互易也婦見母嘿嘿不一語即跟蹤入闥媼意
其小遺未致詰也良久不出入視之已雉經矣救之

野語一

不甦媼睹女入門有忿色疑爲翁姑所虐遂訟之官
翁姑素愛婦一旦死非命方惋痛又遭誣大不能平
亦反訟母媼逼繈兩家不相下公詳詰女翁是日何
人伴婦歸答無之又詰有所攜否則云惟騎牝驢獨
行身外無長物公檄驢至視之牡也公察非原驢然
無由得端委乃佯詰驢曰婦何由致死爾所詭知不
言且坐罪驢不動命答之驢逸公密授役意而別遣
邏者隨之役尾答不止驢狂奔四衢殆遍最後抵一
屠家忽望槽投止邏者踵至械屠至堂上公但詰其

沒驢罪屠者力辯而咎驢之役已牽牝驢達堂下矣
一訊得實婦寃遂白

閔先生

閔先生廷玉郡東宿彥有聲庠序間性和易而任俠
好武得達摩易筋經秘奧有壯夫數十人困之磨之
以肱輒左右辟易先生嬉笑慰問無矜色無賢愚咸
樂與先生遊遇迎神賽社諸事必與偕家貧舌耕自
給中年失偶僑居鄉塾以爲常嘗與里人演燈爲走
馬之戲里有豪者恃財力善刀筆爲橫鄉曲拂其意

野語一

八

輒破家人皆側目是時豪亦演是燈兩燈相遇口騰
間彼此不肯讓先生從容向豪揖扶之膝畔其從人
遂相率讓道燈東西去夜關各歸其所惟豪獨不返
家人循途覓之則目灼灼立膝畔間不行亦不語若
中惡然共舁以歸醫者弗能辨其證居三月豪死平
昔之權豪害者皆隱德先生焉學使者臨湖先生入
城就歲試與友人過天寧寺有鬻拳者街技鐘樓下
氣驕而言放旁若無人先生儒衣冠鄉衆中初無意
與角同行者競慙慙之先生重違儕輩意釋衣冠拱

而進其人易視之起手即相倡先生扞禦如弗及旋
禦旋退將至樓隅敗在瞬息觀者咸爲先生危忽有
自衆頭上跌出者則鬻拳者也指其目遂遁去居數
年有利濟古剎爲豪僧佔其僧武藝絕倫暴戾無比
視衆僧若奴隸不堪其苦村人皆不平第懼其威莫
敢抗乃鳴之官邑侯遣幹事役十餘人往逐之甫入
門僧覺遂以兩手擒二役離地尺餘作開合勢使役
頭自相擊咭咭有聲他役跪地乞命始釋僧自是橫
行村市間凡酒肉魚米之屬悉強之布施弗言直少

野語一

九

斯即睚眦其目寤辱隨之以是無敢違者而寺中香
火斷絕僧衆亦漸漸逃去僧憤析椽爲薪烹餽肥甘
恣飲啖且揚言廟祿盡則取諸他屋遠近苦之先生
稍稍有所聞顧家運迍邐復頻年耗耗已長齋繡佛
不復措意村父老奔走先生之門跪而請命弗聽衆
皆哭先生惻然曰姑覘之倘力弗敵弗敢攪幸毋罪
衆皆諾先生乃假爲過客遊於寺微闔僧故天寧寺
鬻拳人也次日易盛服詣之村人密選丁壯隨往僧
袈裟迎門外執禮甚恭抵佛舍坐定寒暄外兼致傾

慕離僧獻茗至先生取之僧捧茗而揖先生答未畢
即提僧足擲諸尋丈外額破唇抉且折其一股先生
手中茗未嘗傾涓滴僧崩角稽首觀者歡呼將縛而
達諸縣先生更爲緩頰出囊中金一錠授之僧感愧
跟跲去事既定先生曰是僧膂力倍於我先角於天
寧寺無間可乘勢垂敗退抵稍暗處以臚涎唾其目
始獲勝今彼已髡髮我能識之彼寧不識我所故爲
足恭者乃步步覷定將甘心焉其捧茗而揖飛腿隨
杯起我諗此詐因就其力提擲之諸君子未之見耳

野語一

十

尙股未折必復鬪勝負尙不可知既成殘廢已無能
爲脫復經官勢必反噬故不如善遣之曩時村人但
知先生勇至是始服膺智之深慮之遠也諸丁壯欲
師事之先生一弗許衆釀金爲壽亦不受乃迎歸其
村禮事終老

錢察院

楊塔村錢翁者傭耕於錢村錢氏冬夜守稻卧葦寮
中聞有二人密語一云穴在此一云在彼末云盍插
蘆於地生者乃直遂寂然及明翁周視四眎果插有

枯蘆二枝時方天寒生意盡矣越數日往覘一蘆已
茁新芽秘不告人歲暮工竣與田主共飲欲言又止
者再田主詰之則曰父母骸骨久拋淺土無地可埋
欲丐主人一席之地未敢啓齒田主曰田頭地角任
若卜葬何吝焉翁曰雖感厚意但寄葬東廡則幽靈
不安願以一載傭賃易一抔地何如田主曰若恐爲
他年口實耳吾不計值書券與若可也翁喜甚若崩
厥角既得券遂攜骸具埋於生蘆之所莫有知其意
者越數年翁之子方垂髫復爲田主家牧羊田主故

野語一

十一

士族館師課其諸子講誦不輟翁子每於簷外竊聽
呵之去明日復聽如故師詰以何樂乎此翁子曰師
所課者吾已習熟特未識字耳師試之輒已成誦且
解書義師乃告翁及館東願課此子不責脩脯館東
欣然允諾於是翁子始入塾翁爲師服勞報其惠子
穎悟絕人甫總卅即冠童子軍弱冠成進士官監察
御史至今青烏家指其卜葬處謂之金鈞釣月其子
姓稱爲察院錢氏

沈相公附趙六趙七

沈相公者不知爲何神俗讓之甚屢父老言荆東新興港外科湯氏世業甚精有名御龍者武藝復超絕乾隆丙子武關第一因專力於醫不復求進取治損傷尤奇有起死回生之術或角鬪成大創訟之官每延湯治輒愈有司多禮重之然里居循謹與物無忤逢三六九日則乘船入城治疾以爲常其船晚泊門外一夕人定後有小艇疾駛至擊其蓬云有要函達湯舟工意爲延醫者囑置蓬隙中聞函重鏗然有聲取火起視乃黃袱裹一冊疑之侵晨即呈湯取冊展

野語一

十二

閱字皆反印語殊悖妄湯詣縣首之邑宰羅公憐與湯交有年諭之曰人與君戲何首爲吾代戲之可耳湯去後宰持冊示戚友爲笑樂或曰此匿名書罪不赦諱之脫有變則湯已首告咎獨在公矣宰懼然遂飛騎追湯且馳牘聞於大府大府會將軍星夜莅湖陳兵以備不虞責守令索匿名人甚急不得則彈章隨之於是邏者四出人無敢偶語逾半月影響寂然捕者箠楚無完膚守令焦灼廢寢食而大府館牘船尾每日有黃紙僞示揭焉捕者計窮啓宰曰下隸技

野語一

十三

疎無能爲役惟孫某神於捕請遣之孫某者故黥而驚以他事繫獄有年至是宰不得已出之責其獲犯自贖孫請限一月弗許限十日許之孫得檄還家默坐七日矣偶過茶寮遣悶遇葉某亦黥者也賀孫得出孫曰固圍雖苦自知無死理今且旦夕斃杖下矣葉詰之曰不聞湯氏匿名案乎長官檄我捕我從何處捕耶葉嘆惋久之曰盡於嘗投部牒諸人中求之孫默然遂各散去沈大章者故家落魄子也訓家爲活貧無聊賴嘗摹圖券取人錢又嘗投部有案與葉爲兒女戚素不相能孫意葉中傷之顧與已無睚眦怨而緝限良促沈跡又可疑乃拘沈之官沈不承官以沈與湯必有仇假此陷害之湯白無仇官以彼不顧汝身家汝庸恤其性命而猶爲之庇耶湯絕不港移時大府柏臺以迄郡縣互研鞫不少息湯雙膝皆潰而無人色敦逼指仇家又不敢妄引後不得已乃曰沈於元旦向我揖我鄙其人不之答豈即此嫌乎沈云我與而翁交爲父執元旦汝不我揖顧我揖汝耶湯譟寨宰與吏役皆瞠視旋脩三木嚴鞫之并校

其妻亦不承復械其幼女櫟之聲號哀切觀者淚下
沈大呼曰休矣我不忍觀此慘惟命是從可矣遂服
挾嫌投狀如湯言詰其刊印器物則云旋刻旋棄詰
知情同謀則稱姻戚葉某耳拘葉至惟自悔失言累
沈兼累已甘服無辭讞具比大逆律分首從立正典
刑妻子給功臣家爲奴方諸臺坐堂上會鞠時萬目
瞻觀忽有黃揭黏照壁上官民失色正法後沈常出
爲厲見者多病設廣筵盛款之輒無恙從此血食遍
湖鄉矣後數十年而有趙六趙七之事

野語一

十四

趙六趙七兄弟也居程邑後林村約村人赴縣完漕
惟時四鄉糧戶齊集倉廩稽留未收之米約四萬許
自外及內堆積似城堞延袤半里廣衢纔通人宰入
倉衆糧戶以米囊塞門不能通出入至夜則燈光若
晝閨聲如雷黠者或先納衆取椽瓦搏擊宰百方曉
諭而人聲喧雜幾若弗聞如是者數日矣向例邑宰
收漕用健兒二十人衛輿類皆鄉里游手之徒遇急
輒匿去是年陳公鍾霸別選能用者用之有馬維孝者
素勇悍應此役飛身立高處挾流星槌二旋轉如風

意在辟開人衆故未嘗擊人也有難皮老翁守候已
久方在焦灼瞥見槌舉怒曰我輩急公良民奈何以
禁械逐我遂脫所衣綿襖迎槌纏繞數匝向身一掣
將槌收去衆方懷憤甚趁勢前擊之白桿盡舉馬立
斃韓三張開蘇二馬大皆死衆健兒並遭擊傷尙洶
洶未散遷怒漕胥必欲置之死地乃闔至胥家自門
達堂而室而庖湍遇物輒碎前後片瓦無存或曰此
昔年漕胥今已更某矣又羣至某家毀如前事聞太
守雷公出開誠曉之始紛紛散去大府得報慮有變

野語一

十五

率廉訪田公鳳儀糧儲張公映璣同蒞湖督捕肇豐
糧戶甚急遷者廉知爲後林人而同時攢毆無從得
正犯拘繫凡百人初無承者顧案已入告不能須臾
緩司道守令乃更審詳鞠閱七晝夜始定按是獄以
趙六趙七羅文郁張維泰蔡添揆五人爲首駢梟於
市以王三康國英王雲千陳萬青四人爲從擬緣首
以林漢芳等五人發黑龍江餘筆楚荷校有差此乾
隆癸丑年事至今每歲開倉輒懸五首級警衆且分
庄示期陸續完納而爭擾之風少戢近傳趙六等與

沈相公同爲厲於鄉故因沈事類及之

吳殿侯曰甚矣獄之難也觀沈趙二獄情罪可謂常矣然爲厲至今不衰何哉古稱子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嗚呼尙矣

糊塗

幼時觀迎春見春牛芒神花輦彩旗之屬目不暇給長者必一一指示忽羣兒呼曰糊塗來矣余矚目延視則一長官輿從而至外無他物密問糊塗何物並不見到衆笑而不答有人言此官曾於聽斷時一士

野語一

十六

曉亮辯論並斥其糊塗長官怒曰吾寧無一隙明何至道汝面斥縱使糊塗要不過十事中心一二事耳士曰生道不幸竟在賢父母一二事之內聞者以爲笑詠故皆以糊塗目之云

李必震

李必震不詳所自來或言少習舉業總帥挹青衫聲名藉甚而不檢于行衣衫被褫爲鄉黨所不齒遂易今名挾刀筆往來茗雪間思致獨絕投之者訟無弗伸遠近推之有執袴某甲乃翁痛筆揮手抵護落翁

西牙翁首之官中逃李所求方畧李以傷父至折齒無生理令速去毋貽累甲手捧巨金一錠跪而乞援李色動受金引甲附耳授計即抱持齧缺其耳甲創甚欲還毆李曰是抹若也速自詣縣引咎請罪詰折齒之由則云父囑耳痛甚掙脫不意齒遂掙落甲如教得減死論吳江某乙漁於色然一孀婦孕而產族人獲私胎藏於灰訟之時婦方在蓐月滿須到官如不吐則孕從何來吐實則罪且駢戮乙憂甚乃飛棹迎李至許賂千金先納三百爲贈李得金日事飲博

野語一

十七

遊嬉居兩旬未嘗畫一策縣檄催之急乙焦灼哀請之李答以道詞了不爲意偶觀劇遇匠者與有素邀之飲且偕赴池湯澡洗而散晚歸即告乙曰得之矣亟告婦對簿時直承嘗與某匠通匠私處有朱記可證婦悉誌之到官如所言檄捕匠至李先以百金餌匠匠誣服按法止坐杖乙竟脫然有舟子拾得錢券百緡往舖取舖以票已註失弗肯予方爭執間李適過詢得其情索視註失之證舖以券根全帙示之李翻閱一過謂舟子曰遺券我亦常有既註失而持券